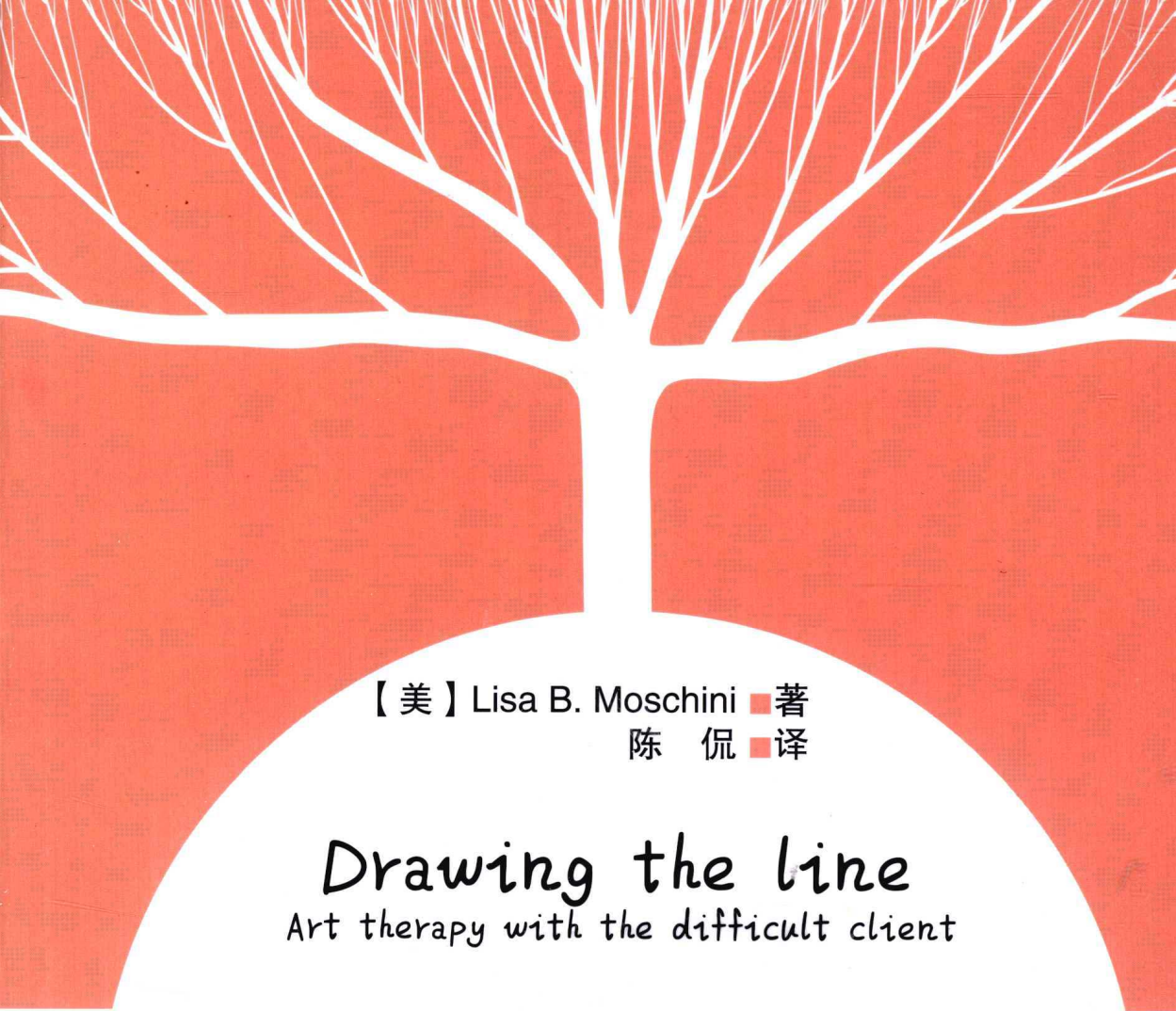




【美】Lisa B. Moschini ■ 著
陈 侃 ■ 译

Drawing the line
Art therapy with the difficult client

——对困难来访者的艺术治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THE LANCET LANCET

THE LANCET

Drawing the Line
art therapy with the difficult child

——对困难儿童的画日艺术治疗

by JENNIFER BROWN

Drawing the line
Art therapy with the difficult client

绘画心理治疗

——对困难来访者的艺术治疗

【美】Lisa B. Moschini 著

陈 侃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绘画心理治疗: 对困难来访者的艺术治疗 / (美) 莫斯奇里 (Moschini, L. B.) 著; 陈侃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019-8570-8

I. ①绘… II. ①莫… ②陈… III. ①绘画—应用—精神疗法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6054号

版权声明

Drawing the Line: Art Therapy with the Difficult Client/ ISBN 978-0-471-68773-1/ Lisa B. Moschini
Copyright © 2005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John Wiley & Sons, Inc.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总策划: 石 铁

策划编辑: 戴 婕 责任终审: 杜文勇

责任编辑: 戴 婕 责任监印: 刘志颖 封面设计: 视界创意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张: 24.00 插图: 8

字 数: 18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9-8570-8 定价: 50.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2725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 400-698-1619 010-65125990 传真: 010-65288410

发行电话: 010-65128898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wqedu.com>

电子信箱: wanqianedu@yahoo.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 (邮购) 联系调换

100471J6X101ZYW

译者序

2010年4月，在我刚刚做母亲3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编辑的来信，她询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一本艺术治疗的书。初为人母的焦虑和辛劳让我最初有些犹豫。但阅读了原著的目录和第一章之后，我对此书有了很大的兴趣，同时也感受到它对我们国家心理治疗领域的重要意义。

于是，在每日悉心照顾女儿之余，书稿的翻译工作便成了生活的全部。我小心翼翼地阅读着书中的每句话，斟酌着每个词的含义，尝试用最合适又最尊重原著的中文去表达作者的意思。看着一章章书稿译出来，想象着它在未来如何展现在读者面前，心里总紧张不安，但又万分期盼。这一过程和为人母的专心致志，以及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期望都是如此相似。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这一过程本身便具有孕育和哺养的本质。

在众多艺术治疗的书籍中，《绘画心理治疗》一书确实最打动我。书中包含了基于防御机制和心理发展的艺术心理评估和治疗指引，同时，理论的介绍和实践的案例都紧密结合了有困难的来访者的治疗。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各种适合于团体和个人的艺术治疗指引，让治疗师可以直接使用于各种情境，同时它还包含各种原则，这可以让治疗师针对自己的案例随时创作出合适的指引。这些特色都让

本书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和实用性，即适合初学者的入门学习，又适合有经验的治疗师从中获得灵感。

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学派的治疗师，我对艺术治疗并不陌生。事实上，艺术和游戏治疗也正是我的治疗取向和研究领域。但对本书的翻译仍然让我受益匪浅，书中丰富的案例经验和对艺术治疗意义的深刻理解让我自己得以深刻反思艺术治疗的本质，以及它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的意义。

作为内倾情感人格类型的治疗师，我很容易被来访者所呈现的治疗材料以及其中饱含的情感所淹没，往往陷于与来访者一致的深深痛苦之中。于是，对我来说几乎所有的来访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困难的来访者。我曾就这一困扰请教过我的导师申荷永教授。申老师是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在中国文化心理分析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指点我说，治疗师要达到一种境界，那是《庄子·应帝王》中所说的用心若镜的境界，而这需要我自己去体悟。

庄子说：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在治疗中，我一直尝试去品味这一用心若镜的含义，然而却一直不得法。直到翻译《绘画心理治疗》一书，我开始在实践中体会到这用心若镜的深意。

在面对有困难的来访者时，艺术媒介的使用可以帮助治疗师在不必直接受到情感侵袭的情况下仍然清晰地体到来访者的心境，在艺术媒介的缓冲之下，去与来访者共情。同时艺术的材料可以和治疗师一起，为来访者提供心灵的共鸣，把他们的心灵以艺术的形式折射给他们。在治疗师—艺术媒介—来访者的沟通线之间所发挥作用的是一种转化性的关系，三者共同构成了心理材料转化的容器。

假如由于治疗师的人格特质，又或是治疗师对情感的承担能力有限，治疗显得困难重重，那么艺术媒介就会发挥用心若镜的作用。它可以让来访者在没有言语的防御性的条件下让来访者自由创作，这是一种不将不迎；它可以如实反映来访者的心灵，并以可视的方式给予他们回应和共鸣，这可以理解为应而不藏；艺术的作品在来访者心中以及外部现实中留下长久的意象和实物，它们持续地促发着创造性的转化在心灵发生，这则是胜物而不伤的境界。

译者序

似乎，艺术媒介本身具有如此治愈性的特征，而任何一个在治疗中适时地使用艺术治疗的治疗师，都会让他们的治疗达到用心若镜的境界。

在本书翻译完成之后，我恢复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心理系开设了艺术治疗的选修课。我精选了书中的章节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同时基于书中的治疗指引带领学生们做了一个学期的艺术治疗小组体验。于是，我的学生们成为了本书的第一批读者，而这第一批读者同时也成了书稿的第一批受益者。基于本书的学习和体验让他们对心理治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们的人格、情感和人际关系都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和他们的实践、互动与讨论也增进了我对书稿含义的理解。

这里要感谢同学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书稿翻译做出的贡献。感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万千心理”促成了本书的完成。同时，还要在此特别感谢我的丈夫，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他除了孜孜不倦地做着父亲，还把大部分休息时间用于书稿的初校以及和我斟酌译稿的措辞中。正是在所有这些帮助和机缘之下，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绘画心理治疗》一书。在此，冀望这本书可以把作者 Lisa B.Moschini 的声音，以及她对艺术媒介在治疗中应用的激情带给中国读者。

陈 侃

2011 年 12 月于上海

序 言

哪些人是有困难的来访者呢？治疗师常根据以下群体的类型来给这些来访者分类：

- 儿童
- 成年人
- 罪犯
- 精神病人
- 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

有困难的来访者也可能是属于这些群体的子类别：

- 拒绝谈话的孩子
- 不接受责任的成年人
- 强奸犯
- 退行的精神病人
- 既爱又恨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

有困难的来访者的定义常常是基于治疗师的信仰、道德、偏见和担忧而形成的：它们是治疗师投射到病人身上的治疗师自己的自我概念，或是当治疗师面对

那些对治疗过程表现出阻抗的病人时，由于自己的无助感而使用的，用于防卫自己无助感而设定的标签。作为人类，我们希望被喜欢、被尊重；作为治疗师，我们希望自己的治疗是有效的。而困难来访者却无法给我们这些感觉。相反，和他们的互动常常是冷漠的、吃力的和受挫的。本书用于检验表达性艺术和心理治疗的结合如何为治疗师的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

在写这本书时，我努力地在心中兼顾着专业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和初学者。因此，我在书中不仅仅会解释基本的艺术治疗原则和技术，还会介绍如何有效地把艺术治疗的传统和通常的言语治疗结合起来。

这本书由内而外地介绍了艺术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包括防御机制、心理发展阶段理论、投射测验和绘画分析、艺术治疗指引，以及来自个体、团体和家庭艺术治疗的案例。此外，书中处处体现了来自我临床经验的艺术作品和声音。作为注册的家庭治疗师以及具有临床艺术治疗学位的硕士，我已经有十四年的临床经验了。

有困难的来访者需要一个特殊的治疗取向，我希望本书提供的方法可以让治疗过程中的治疗师和来访者都受益。

Lisa B. Moschini

引 言

有困难的来访者的定义

《绘画心理治疗：对困难来访者的艺术治疗》一书所面对的读者是所有那些在面对不合作的或有困难的来访者时，感到受挫折的治疗师。在我作为治疗师、督导师和讲师的经历中，我有机会倾听到许多临床工作者谈论这个话题。如何定义有困难的来访者呢？是否有一套适用于整体人群的判断标准？是否有一个普遍的定义可以适用于每一个个体？

在我 14 年的临床经验中，还没有发现一个清晰的、可以广泛适用的定义。我所发现的是人们对此有一个普遍的反应，或者说是对此充满了情绪的反应，其最主要的内容是治疗师的愤怒。有时候，在愤怒中还隐含了一种无助。还有的时候，是对帮助的渴求。临床工作者的咨询在此受到了威胁。此时我们不仅仅是接收移情的客体，同时也成为了带有反移情的客体：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基于情感的交互反应。

现在，问题更复杂了。我们作为临床工作者，该如何在治疗中提供机会，让我们自身和来访者均能够得到成长呢？

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艺术治疗。

作为心理动力学派的治疗师，我相信发展是逐步完成的，同时，我关注发展中那些无意识的过程，当个体在操纵周边环境的时候，他自身却在受着这一无意识过程的驱动。作为一名艺术治疗师，我学会了诠释这些无意识的、反复出现的象征。通过这些象征，视觉的经验代替了言语，成为了一种非言语的沟通途径。一幅画永远在诉说着真相。无论年龄还是能力如何，艺术永远不会说谎，它也许只反映了一个侧面、某个时刻或某个方面，但这个被反映出来的方面却总是真实的。

至此，我邀请每一位读者参与一个简短的和个人表达性的练习。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心，又如何去帮助别人呢？而没有理解，也就没有成长。

请先准备两张白纸（尺寸最好是 20 厘米 × 25 厘米），一套标签，一张横格纸，以及 30 ~ 45 分钟不被打扰的时间。然后，请大家找一个安全、安静和舒适的地方，完成以下的作业。

- 1、在第一张白纸上画一个人，你要尽力把人物画好。注意要画出整个人的身体，不要仅仅画出一个人头或是画火柴棍样的人物。
- 2、画完以后，给你画的人物起个名字，并把它写在这张纸上。
- 3、在第二张白纸上画一个和刚才的人物性别相反的人物（比如，你刚才画的是男性，现在就画一个女性），你要尽力把人物画好。注意要画出整个人的身体，不要仅仅画出一个人头或是画火柴棍样的人物。
- 4、画完以后，给你画的人物起个名字，并把它写在这张纸上。
- 5、在有线条的纸上，回答关于你的画的问题，把答案写在这张纸上：
 - a. 描述每一个人物，尽可能详尽。包括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讨厌的事情、兴趣、目标、才能。想象你正向一位朋友说起他们，你会怎样讲？
 - b. 你画画的时候感受是什么？你当时在想什么？
 - c. 关于每个人物，再多写一些东西。

d. 看着你画好的画时，你都想到了什么？

在这个关键时刻，无论你的画让你多么尴尬难堪，你都要把画和写好字的横格纸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将在后面第三章来详细讨论它们，到那时你再把它们拿出来。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等待，也可以直接跳到第二部分，和我一起开始评估的程序。

我会通过这本书向临床工作者介绍艺术的力量，以及它在有困难的来访者中的应用。因此，我会关注作为心理治疗基础的理论架构，用于评估和治疗的实践解决方案，以及来访者历史的回顾（在所有的案例中，关于来访者的身份信息都进行了改变以保护来访者的隐私）。无论每位读者所受的训练如何、经验如何，这本书都会提供一种在言语治疗无效时，治疗师可以采取的新方向，并让你可以穿越来访者构建了多年的心灵之墙。我希望这种方法还可以成为你工作的一种附属，让你在本书以外的、任何数量的来访者群体中使用它，并创造出途径，来通达那可以让治疗得以施展的无意识。

最后，我是如何定义有困难的来访者呢？有困难的来访者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是由我们的信仰、道德、偏见、恐惧、担忧——我们的自我概念构筑而成的。

从根本上讲，有困难的来访者的定义来源于一个困难的根源——我们自身。

起 步

图形、象征和符号曾是人类的语言。早在言语能够承载意义之前，人类就已经使用艺术来进行沟通。洞穴的墙壁上层层叠叠地残留着古人绘制的动物图像。埃及人在他们的墓穴和神庙中粉刷着他们的故事，希腊人则通过陶器上的图案来描绘他们的情感。即使是文字，其基础也是源于象征的使用。“书写……本来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在当代的中国还仍然保留着这一特征（Russell, 1921）。”艺术持续不断地象征着人类的思想、情感、现实与想象。

艺术永远拥有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这是一种连接、净化的力量，一种以防我们遗忘而进行加固的力量。举例来说，对于一幅画出来的手，无论观看者说什么样的语言，它都会被认出是一只手。然而言语的手却可能有多种意义。Chase (1956) 以此为例写到：“同样是一个‘手’字，‘他的手’，指的是身体的一部分，在‘钟表上指示时间的手把’上，这里的手则指向完全不一样的物体；而在俗语‘所有水手上甲板’(all hands on deck, 含义为全体集合)、‘种植花园的好手’(a good hand at gardening) 里，‘手’字的意义又不同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逐渐改变着对世界的理解，而语言就粘附在这些新的理解之上，它的意义开始改变或是彻底的被歪曲，并最终变得具有欺骗性。

语言的智能化为艺术成为治疗手段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契机。艺术很快就打破了人类的防御，让我们得以看到栖息在防御背后的心灵。有句话说“一幅绘画顶得上千言万语”，让我们用一幅自画像为例来说明这句话的意义。图 1.1 的作者是一个尚未到青春期的孩子。她按照指引，只使用模糊的形态和色彩来画一幅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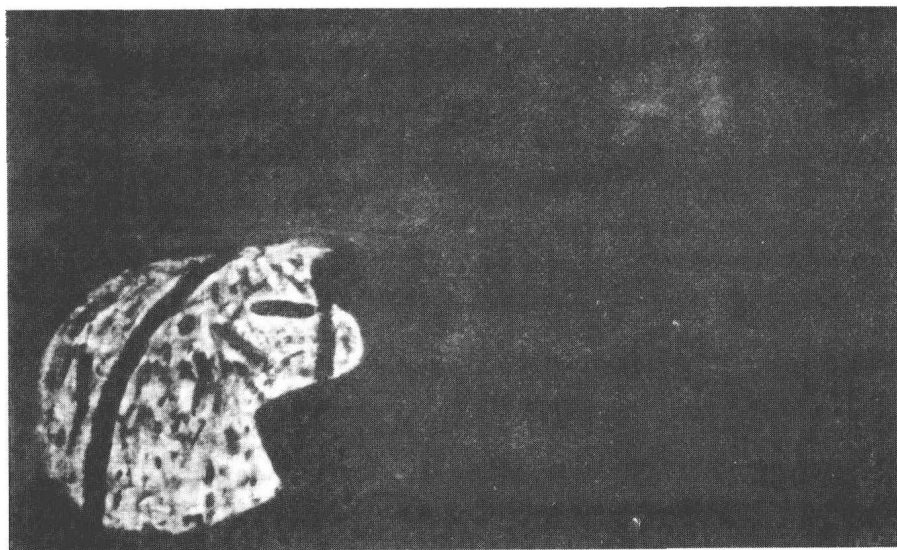


图 1.1 自画像

我们不需要借助言语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孩子的痛苦。图中是一个深暗的红色人物，一个浮动的无头的身躯，上面有一张张开的嘴，正对着深渊哭泣。这一象征的强度十分巨大。作品是永久性的。再度观看时它的内容不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永久储存的记忆，供每一个人观看和再度审视，这是一幅让人们可以体验和感受另一个人的现实的图画。作者用这幅画象征了性侵犯，这来源于她表达创伤经历的需要，这些难以通过言语沟通表达出来的想法可以通过艺术很安全地象征出来。

作为治疗师，可以回想一下你多少次希望你的来访者和你讨论私密、尴尬或是创伤性的秘密。试想一下，你是否愿意和一位专业人士、一位陌生人去详细讨论你自己的这些秘密？然而，这正是我们要求每一位新的来访者做到的事。艺术治疗的魅力在于它有能力打破来访者在生活中长期积累下的言语防御。艺术作为一种不那么被人们惯用的沟通方式，能够允许无意识得以展现。任何表达性治疗或唤起治疗的重要材料都可以通过艺术得以重现。

象征所沟通的是那些被禁止的内容，它们常常唤起被压抑的早期记忆。与此同时，它们拟定一个指向未来的主题。象征，作为心灵发展的一个焦点，是治疗过程中创造性发展的基础（Kast, 1989）。

在过去，人类使用象征来理解世界上的一切。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类只有依赖原始的信仰。Friske（1870）写道：

在最初的概念中，世界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乌龟，漫游在无边界的海洋之中；地球的平坦表面是覆盖在这一爬行动物腹部的底盘；覆盖在后背的圆形的壳则是天空；人类就在这个乌龟之中活动、生存……他们（印度人）把乌龟作为世界的象征，并把它当作是人类的母亲（未开化世界的神话部分，第三段）。

这些原始的信仰跨越了大陆，在那些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过联系的人群中形成了相互类似的普遍传说。关于这个主题，Friske 进行了很多描述，我在这里举其中一个例子。他写到，在丹麦、挪威、芬兰、俄罗斯、波斯、英国、冰岛和印度都存在 William Tell 的传说。他进一步提到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尽管他们从没有读过一本书，却也可以联系他们自己的部落，完美无缺地详叙这个传说。他似乎觉得这个还不够，他又进一步提到 Farid Uddin Attar——诞生于 1119 年的诗人，他有一首诗是围绕着一个王子如何从他仆人头上射下苹果的故事。这种现象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始残留”，而荣格更进一步，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原型”或“原始意象”。如果对“原型”做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说，原型是由那些未知任何来源的基本的象征和意象构成的。这些与生俱来的观念可能在内容上有所变化，但它最基本的模式却完好无损。Edward Carpenter (1920) 在他所写的《异教徒和基督徒的信条：它们的来源与含义》(*Pagan and Christian Creeds : Their Origin and Meaning*) 一书中表示自己全心全意地同意荣格的观点，并写到：“在人类心灵的至深处燃烧着炙热的世界意识之光芒，它是那么深远，以至于大多数人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赎罪与偿还仪式部分，第四段）。”

在我们讨论评估和评估程序的时候，这些集体意象的基本重要性就会变得十分明确。不过，现在我们只要这样说就够了：“象征对我们智能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对我们普遍性的视角的表现，以及它对我们与那些超越我们的、不可见的存在之间的联系的表现 (Kast, 1989)。”它们栖息在我们的梦和艺术当中，象征是我们通往真理的向导。

互动是关键

Anna Freud (1946) 写道：“翻译象征的技术是达成理解的捷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最高的意识层面毫无停顿地跃进到最低的无意识层面的途径。”就其本身而言，艺术作品让治疗师可以对来访者公开的以及隐秘的心灵均做出反应。

以一位青春期少年完成的面具为例。这个来访者的历史包括学前所经受的身

体虐待以及严重的忽视。在描述他的家庭生活的时候，他说：“那是一座地狱之城。”7岁的时候，他从家庭环境中被接出来，并移居到收养家庭、群体之家、收容治疗处所。作为一个“多次安置失败的儿童”，他显得浮夸、敌对、易冲动。他的聪明加上他对人的不信任，让言语治疗变成了关于他施展操纵的论坛。为了打破这个久经磨练的防御，我给了他一个纸浆做成的面具，让他在外面涂抹，来表现“我向世界所展现的一面”。

图 I.2 的左边一幅是在第一次治疗时完成的。他小心并异常谨慎地在上面积涂上了混合在一起的锈迹斑斑的色彩。在第二次治疗的时候，他提出要在上面“加上”些什么，于是继续在前面喷上红色闪光漆，并加上了两缕头发（图 I.2 的右边一幅）。他沉浸在这项工作中，一句话都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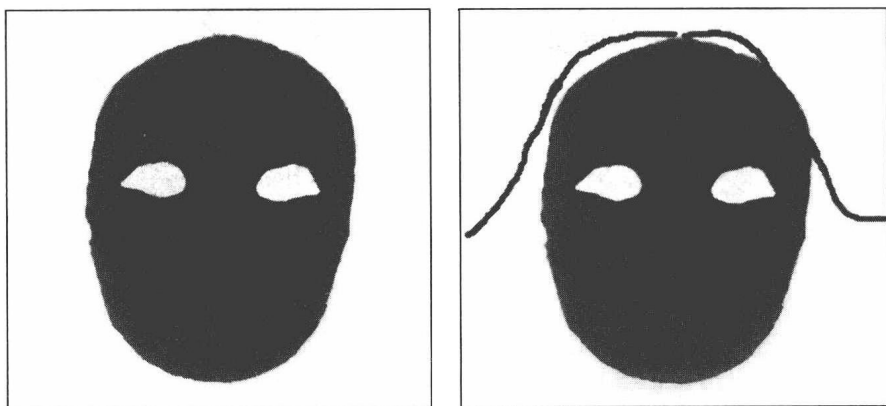


图 I.2 面具外部：第 1 次和第 2 次治疗

这额外加上的涂抹用去了整个治疗时间。说实在话，后边加上的红色闪光漆对最终的作品几乎没什么改变。然而，虽然实际产生的效果微乎其微，但他却仍然十分关注细节，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代表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是那些他不想让别人看到的東西吗？或许他想要展现出什么？还是一些他没办法用理性想清楚的事情？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是一个他个人的象征。

在第3次治疗时，我要求他把面具翻过来，并在里面涂抹，来表现“我向世界隐藏的一面”。他的反应是在里面涂满了黑色的油漆（图 I.3 的左边一幅）。有趣的是，我正是在这一次治疗中注意到他的衣着的，即使在过去几个月来我天天见他，却一直没有注意。就像面具的颜色一样，他的衣服都是黑色的。我以一种非对峙的、非常好奇的语气向他指出这一点。在这次治疗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就这样闲谈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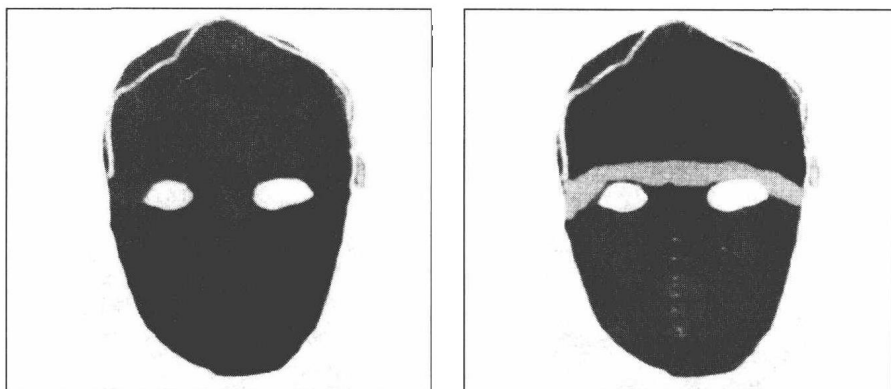


图 I.3 面具内部：第3次和第4次治疗

他来进行第4次治疗时，穿了黑色牛仔裤和一件颜色鲜艳的衬衫。图 I.3 的右边一幅是这一次他完成的面具。他开始自发地讨论那些条纹的色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解释表现得抽离和理智。他把覆盖在上面的红色闪光漆描述为快乐（注意这仍然是一个看不出来的色彩）；黑色的部分（前额）是他的愤怒，紧接着下面（从眉毛到瞳孔）是带有锈色的浅色条纹，他把这定义为介于快乐和伤痛之间的状态，面具下面的部分（从眼睛到下巴）象征了悲伤。必须要记住的是，即使最后完成的面具带有条纹的色彩，用来表现多种感受，但面具内部的主要色彩还是黑色——愤怒的色彩。